

我想她了

方启华

裘和平最怕盯着墙上的那一只时钟,秒针发出的细微的滴答声,在父亲裘自强微弱的生命里似剧烈声响,催命符一般,让医生第三次送来病危通知书。心脏衰竭的父亲随时会停止呼吸,这又让他不得不一边盯着父亲的心电图,一边一直盯着那口钟,试图记下父亲死亡的准确时间。

当第三道病危通知书送至裘和平手中时,匡医生问:你考虑得怎么样了?一旦呼吸停止,可就来不及了。

裘和平咬着牙齿说:那就接上吧!

匡医生点头道:那行,我叫他们来准备。

裘和平记得,在第一次收到父亲病危通知书后,匡医生找到他说,永生数字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在历经十年开发后,现在正和医院合作,推出“数字生命”产品,即在重病患者死亡之前,将微机连上大脑,可以完全复制他的所有的记忆和生命意识,再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重新搭建一个数字空间,这一数字空间和病患生前的世界一模一样,记忆被复制后就不会再有死亡的痛苦,亡者以为自己仍活在这个世界上,在虚拟的世界永生。

裘和平也曾问医生:那我该如何和虚拟空间的父亲联系呢?

匡医生反问:你在现实世界,和你父亲多久见一次,平时怎么联系?

裘和平说:平时工作忙,也没时间去看看他,只有逢年过节会带孩子去看看他,他要是想我了,会主动给我打电话,或者视频聊天。

匡医生说:还是跟以前一样,好比你们本来就住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,他想你了会给你打电话或视频。你若想见他,戴上我们的YSVD系统,在自然人眠后,即会在虚拟空间完成会面,YSVD像一个耳机一样,会帮助你区分梦境和虚拟空间,就像玩游戏一样。

听完匡医生的介绍后,裘和平想起母亲去世得早,父亲一手把自己带大,他开过滴滴,做过代驾,送过外卖,也在快递公司干了很多年,只为赚钱供自己上大学。自己参加工作后,和妻子在省城买了房子,而父亲一个人留在乡下,他也曾试图接父亲来城里住,总被父亲婉拒。

两个月前,六十九岁的父亲突发脑梗加上心源性心脏病,幸好被老家亲戚发现送到医院,看着昏迷的父亲,裘和平心里充满了自责。而数字生命或多或少会弥补一下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遗憾。只需要花100万从永生公司购买一个服务器,并按照每年1万的维护费用续费,父亲便会获得永续的生命。



在接入微机,完成记忆复刻后,裘和平打开电脑,登录永生公司的网站,输入账号和密码,即弹出一个视频画面,父亲

躺在靠椅上拿着手机看着自己和儿子的照片。此时裘和平心中一股寒流由下而上涌起,眼泪浸染双眼,他拿起手机,链接父亲的视频,只见父亲立时接通,笑脸相迎。

裘和平情不自禁地喊了声:爸爸,我想你了。

视频中,父亲察觉到儿子一脸悲伤的样子,便问:你这是咋了,你可是遇到什么困难了?

裘和平平时做好微表情管理回答说:没有,没有,就是天冷了,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,我到过年带孩子一起回去看你。

父亲说:我好得很,你照顾好孩子,别惦记我,工作忙,你自己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……

接下来几天,裘和平一直在网上观察父亲,仿佛通过一个隐形摄像头来监控父亲的生活:父亲一般早上五点就起床,做好早饭后,便在菜园里忙个不停,上午十点回去做饭,一个人的午饭,简单糊弄一下,两个菜一蔬一荤,蔬菜几乎都是自己种的。吃完饭还要午休一下,下午没事便和村里几个老头打打小牌,没有牌局便一个人带着鱼竿,去村里的池塘钓鱼……

在介入微机第七天后,病床上的父亲停止了呼吸,裘和平第一时间打开电脑,见父亲还在厨房添柴。裘和平草草办了丧事之后,生活又回归原先的轨道,只是偶尔登录网站看看父亲的生活,有时也会主动打个电话跟父亲聊聊天,或者通过视频让父亲看看孩子最近的变化。

那年春节,裘和平叫妻子和孩子一起带着YSVD系统睡了一觉,而后一家人在虚拟空间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春节。接入微机十二年后,裘和平感觉自己也变得苍老很多,双鬓竟也生出了白发。这天他忽然接到了父亲的视频,他一如以往打开视频,只见父亲拿着手机笑盈盈地说:儿子,今天是你五十四岁生日,爸爸祝你生日快乐。

裘和平也笑着回应:谢谢爸爸,也祝你身体健康。

父亲笑着说:别看我八十多了,身体好得很,我都十多年没生病了。

裘和平说:那是你老人家经常起早,到菜地干活相当于锻炼身体了。

父亲说:唉,没用喽,老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,给你们,也给国家增添负担了。裘和平忽然感到心情沉重:爸爸,你怎么忽然这么想,你健健康康地活着,这多好啊!

父亲说:儿啊,你不知道,我身体太好了,我最近也在想,怎么我就不生病躺在床上呢?那样虽然你们可能辛苦一点,但也能让我感受一下被儿孙照顾的快乐啊!后来我想,可能是我太孤单了,也可能是我太自私了。也有人说,平时不生病的人,病要来了就是要命的那种,我想啊,也许忽然哪天我走了,怕都来不及跟你打声招呼。

裘和平哽咽道:爸爸不会的,你身体一直很好,不会得什么大病,不要乱想。

父亲说:孩子,你是不知道我的想法。我陪你们五十多年了,时间也够了。最近,我有点想你妈妈了,我想快点到那个世界去见她。



水乡人家 子楚 摄

闲话土砖

黄洪应

1960年代的农村,各家都住着土砖瓦房,这些房子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做的。当年整个生产队的人基本上居住在一个大老屋里。随着经济的复苏,人口也增长起来,现有的房屋已不能满足人们居住。为此,经济好的人家就开始筹谋从大屋子里迁出,在本队另择地基建做新居。

建做新居要向生产队和大队打报告,经同意后方可开挖屋基。过去没有挖掘机,特别是在山上建房,要靠人工一两年才能挖平,当然这些事全靠村人义务帮忙。

新的屋基场地平整成形后,再就是制土砖了。制作土砖,我们方言叫脱砖,江南叫印砖。制土砖也要向生产队提出申请,因为要在农田里采土。制土砖一般都在立秋后,那时日照充足,土坯砖容易晒干成形。生产队要安排五分亩田块不插晚稻,但建房户也要补偿适当的稻谷给生产队。

制土砖的土一般以黄泥土为主,黄泥土制作的土坯砖坚固耐用。立秋后,建房户找来犁田能手,先将田块犁出来,灌上适当的水,耙成硬糊状,再重新翻犁一次,又把成硬糊状而没有生土块掺杂其中。这样,土砖原材料就制作出来了。

当时农村建房都是三列五间,中间是堂厅,两边是卧室和厨房,需要土砖近万块。制土砖那天,建房户请来了制土砖能手和精壮劳力,人数根据路程而定。一般为一人制砖,四至六人挑砖泥,一栋房子需要四五个班组制土砖。一个制砖师傅一天到晚要制一千二百块砖左右。制土砖地点都在新开的屋基上进行。一大早,挑砖泥的劳力就赶到地点,大家你追我赶,不一会,砖泥就摆放出四五米长。

制土砖工具是一个长方形的无底木框模子,再加上一个木质澡盆一把稻草。制土砖师傅先将稻草挤成团块,将模子里面清洗一下,两手捧上满满的泥巴放进模子里,用力挤压抚平表面后,再将砖

模子双手拎起,这样一块土砖形成了。每制一块砖,都要用稻草沾水将模子里面清洗一次,便于制作时砖与模子脱离得快。同样,挑砖泥的力工,每挑一担砖泥,就用草木灰洒在挑箕里,倒砖泥时泥巴就不会沾在上面。

制土砖是个力气活,每个人都会汗流浃背。那年头人民生活水平低,虽然劳累,但人们乐意义务帮忙。那天伙食好可以解馋,而且到了半下午,还要加餐。加餐一般都是青豆下挂面,自家制作的米粿或糯米汤圆之类,大家边吃边休息,谈论的话题是每班制了多少块砖,点赞制砖高手。晚上喝几杯散装白酒,每人一包廉价的平头香烟。

两天后,土砖软硬适中,就对坯砖进行整理翻晒,先将土坯砖翻起横站起来,再用旧镰刀将砖底四方溢出的泥块刮掉,底部凸起铲平,这样砖块在砌墙时就平整了。翻晒的砖块经风吹日晒,晾干水分,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。

制土砖最怕天气不好,那年头没有电视手机,不能预知未来几天的天气信息。有时最倒霉的是土砖刚制作出来,老天就下起了大雨或者连阴雨,这对建房户有很大损失。雨水冲坏了的土砖,又要重新用砖模子套上,再用泥巴补缺,这样的砖,质量、看相,都大不如前。

土砖经过数天日晒风干后,就将它们集中码成一排排砖墙,并用稻草盖上以防雨淋。成排的土砖墙,成了儿童放学后的乐园,他们在砖墙中捉迷藏或者打仗,用小泥块相互攻击、躲避、追逐。整个场地总是回荡着儿童快乐的笑声,直到村头飘起袅袅炊烟,听到父母声声呼唤,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

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,现在农村的土砖房早荡然无存了,人们大都住上了楼房别墅。制土砖的活儿,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了。它走进记忆,走进历史,成了远逝的风物烟云。